

罗常培纪念论文集

商 务 印 书 馆

罗常培纪念论文集

北京市语言学会编

傅懋勣 周定一
张寿康 罗慎仪 主编

商务印书馆

1984年·北京

罗常培纪念论文集

北京市语言学会编

傅懋勳 周定一
张寿康 罗慎仪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9017·1274

1984年3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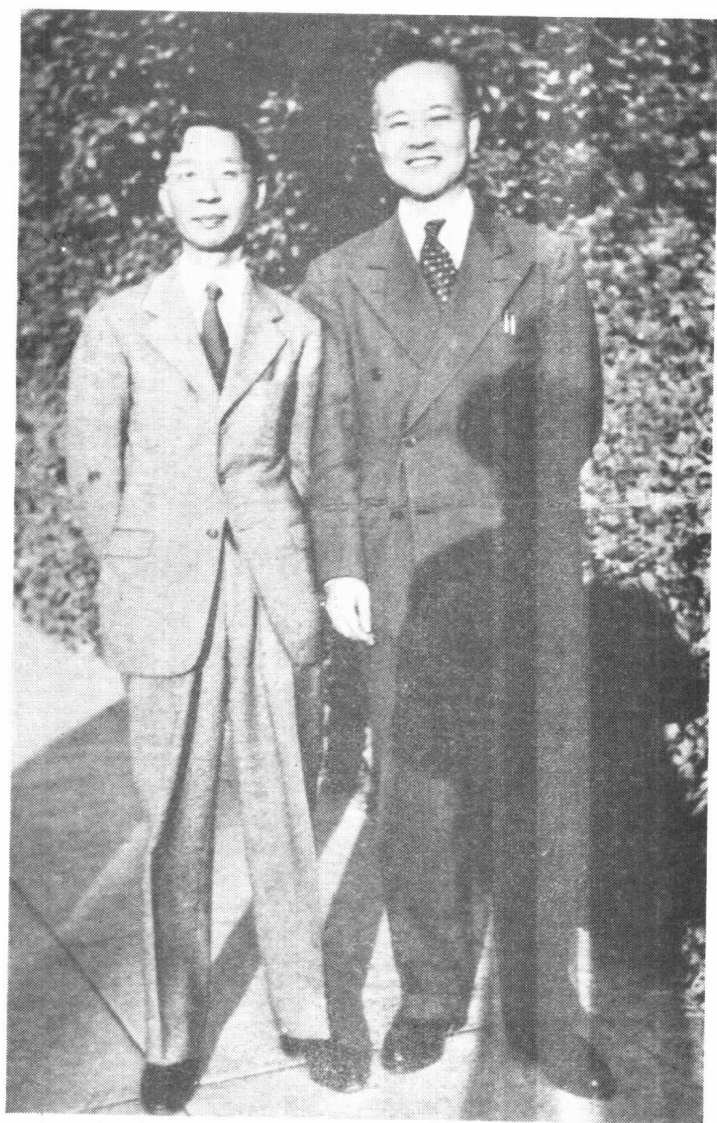
198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39千

印数 5,000册 印张 14¹/₂，插页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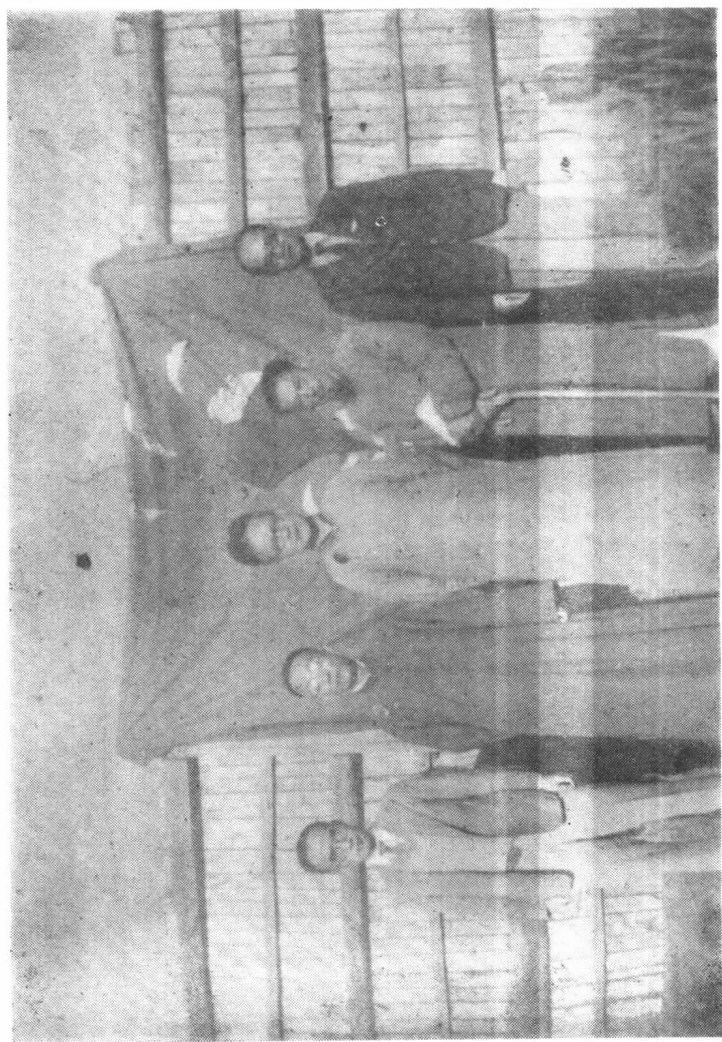
定价：1.85元



罗常培先生像



1946 年罗常培、老舍摄于美国



1944 年于西南联合大学

中立者：罗常培，左一；朱自清，左二；罗庸，右一；王力，右二；闻一多

余既遠錄段樞堂王荅友諸家所校經典釋文竟更
取敦煌唐寫本尚書釋文及禮記釋文兩殘卷並送北
書端惟唐開元寫本周易釋文殘卷則尚未見昨來
北大圖書館檢書得觀羅氏之景印鳴沙石室古經
叢殘始得見其真蹟即囑周君殿福精心選校而錄
羅氏之跋文於后

鳴沙石室本周易釋文卷起大有包卷末前佚乾至
同人十三卦取校今本異同詳畧甚多不可勝舉卷
尾書題後有記五行記此卷曾于開元廿六年又記明
年年校劫及于晉州衛果本寫指例畧矣豈非一時

所成也卷曾于玄宗時而周易羅氏例出陸墀字不缺
筆艸野之不謹于禮以此彼僅據避諱字斷之寫本
時代固不能妄失矣陸氏言義虛抱行先生作考證
勤而至精惜不及見此本亟為印行與尚書釋文殘
本並傳故林為丁巳十一月雲間西維振玉記

鳴沙石室古經叢殘凡收羣經及羣書公羊十月五卷並錄
其目

羣經書數殘為卷十有五

唐寫本周易卷三有噬嗑至離

又卷四有解至益

目 录

罗常培先生遗著

周秦古音研究述略	1
经典释文中徐邈音辨	28

纪念论文(以收到的先后为序)

Linguistique 和语言学

——纪念我的中国老师罗常培	阿·李嘉乐 35
《方言》考原	马学良 65
论假借	刘又辛 83
试论文章学研究	张寿康 108
安庆方言“字调群”的组结模式	邢公畹 116
构思·排列·剪裁·润色	
——心恬师论文小识	严学窘 132
重读《北京俗曲百种摘韵》	郑林曦 137
试论彝文的起源、类型和造字法原则问题	陈士林 141
试论上古音中的常船两声母	邵荣芬 159
方言与音韵	殷煥先 178
论十一到十四世纪英国的双语制和诺曼贵族说的法语	
是不是阶级语言的问题	傅懋勤 195
彝语的重迭词、同义词和同音异性词	高华年 212
广西龙胜“红瑶”的优念话	王 均 225

切韵声母拟音的新尝试·····	喻世长	245
论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	周祖谟	271
《国故论衡·成均图》注·····	俞敏	281
从《说文》读若看古音四声·····	谢纪锋	316
论日母——兼论五音、七音及娘母等·····	金有景	345
明代白文《故善士杨宗墓志》译释·····	徐琳	362

深切的怀念*

纪念罗常培先生·····	王力	379
继往开来出力多·····	魏建功	380
缅怀罗先生·····	胡絮青	387
努力向罗常培先生学习，决心沿着 他开辟的道路前进·····	岑麒祥	389
念莘田先生·····	袁家驛	393
回忆罗常培先生·····	赵元任	395
罗常培在美国·····	罗伯特·伊·沃克	396
追念罗莘田先生·····	冰心	399
罗常培先生对我的帮助·····	郑天挺	402

罗常培先生传记

自传·····		405
补记·····	罗慎仪	420
我是如何走上研究语言学之路的?·····	王辅世	记录428
罗常培先生著作年表·····	周定一	434
纪念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八十诞辰 座谈会在京举行(通讯)·····		446

罗常培先生遗著

周秦古音研究述略*

周秦古音之研究导源于宋，昌明于清，至章炳麟、黄侃乃总集前人之大成。兹分三期述之。

(甲)导源期

古今音异之理，汉唐儒生已能言之，“郑康成笺《毛诗》云：‘古声填、真、尘同。’及注他经言‘古者声某某同’，‘古读某为某’之类，不一而足。”^①又刘熙《释名》云：“古者曰‘车’，声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车’，声近‘舍’。”是皆汉人已知古今音异之证。唐陆德明《毛诗音义》引沈重说，于《燕燕》首章“远送于野”云：“协句，宜音时预反”，二章“远送于南”云：“协句，宜乃林反”；又《邶风》“宁不我顾”引徐邈说音“顾”为“古”云：“此亦协韵也，后仿此。”^②其实沈徐两氏所谓“协句”，“协韵”，与他家所谓“取韵”，“合韵”等，皆指古音而言，此唐以前人已知古今音异之证。自韵书完成后，时人拘于当

* 说明：这里发表的是罗先生遗著上古音讲义的第一部分。这部讲义是先生早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期间编写的。全稿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讲章炳麟、黄侃以前中国学者对周秦古音的研究；第二部分讲现代中外学者对周秦古音的研究。这部讲义的底稿和最初西南联大的油印本没有找全。这第一部分保存下来的是语言研究所1959年的油印本，刻印质量不好，错字缺字多，但这部分比较完整，内容自成单元，我们就把它校订一过，交付发表。一方面稍稍满足语文工作者盼读先生遗著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借此表示对先生的深切怀念。

代功令，反多昧于古音。隋唐以后，而能探讨周秦古音者，当自宋之吴棫始。

吴棫著有《韵补》、《毛诗补音》、《楚辞释音》三书。今惟《韵补》尚存，此书取材，上自《易》《书》《诗》，下迄宋欧阳修、苏轼、苏辙之作品，凡五十余种，于其用韵与当时不同之处并皆载入。依广韵部目下注“古通某”，“古转声通某”及“古通某或转入某”等语，吴氏虽未假定部居，然就其“通”“转”归纳之，计可分为九类：

- (一) 东、冬、钟、江（举平以赅上去。下同。）；
- (二) 支、脂、之、微、齐、佳、皆、灰、咍；
- (三) 鱼、虞、模；
- (四) 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庚、耕、清、青、蒸、登、侵；
- (五) 寒、桓、删、山、先、仙、覃、谈、盐、添、咸、衔、严、凡；
- (六) 萧、宵、肴、豪；
- (七) 歌、戈、麻；
- (八) 阳、唐；
- (九) 尤、侯、幽；

由今观之，其书虽不免分部疏舛（如第四部合抵颚、穿鼻、闭口为一，第五部合抵颚、闭口为一之类）。及取材庞杂之弊，然自宋以来著为专书以明古音者，实以棫为第一人，其筌路蓝缕之功，固不可没也。

吴棫《毛诗补音》所谓“叶韵”实与沈重、徐邈等所谓“协句”同指古今异音而言。徐藏《韵补序》云：“自《补音》之书成，然后三百篇始得为诗。从而考古铭、箴、诵、歌、谣、谚之类，莫不字顺而音叶。……音韵之正，本诸字之谐声，有不可易者。如‘羴’为‘亡皆切’，而当为‘邻之切’者，由其以‘狸’得声；‘浼’为‘每罪切’，而当为‘美辨切’者，由其以‘免’得声；‘有’为‘云九切’，而‘贿’、‘瘠’、‘洧’、‘鲔’皆以‘有’得声，则当为‘羽轨切’矣；‘皮’为‘蒲糜切’，而

‘波’、‘坡’、‘颇’、‘跛’皆以‘皮’得声，则当为‘蒲禾切’矣。又如‘服’之为‘房六切’，其见于诗者凡十有六，皆当为‘蒲北切’，而无与‘房六’叶者；‘友’之为‘云九切’，其见于诗者凡十有一，皆当作‘羽轨切’，而无与‘云九’叶者。以是类推之，虽毋以它书为证可也。”据此可知《毛诗补音》所谓“叶韵”，殆与后此所谓古音不甚相远，然朱熹《诗集传》中所谓“叶音”，则未免任情改读，了无准的。例如：《召南·行露》二章之“家”字，叶音“谷”以谐“狱”，三章之“家”字叶“各空反”以谐“讼”，“讼”又叶“祥容反”以谐上文之“壙”，下文之“从”；《驺虞》首章之“虞”字叶音“牙”以谐“葭”“豭”，二章之“虞”字叶“五红反”以谐“蓬”“豸”。其意以为古本音原与今同，为欲迁就上下用韵之字，故可任意改读以求其谐叶。“如此则东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后。凡字皆无正呼，凡诗皆无正字矣。”^③后人因明陈凤梧《韵补序》有“晦庵先生作《诗集传》悉本其韵，以协三百篇之音”等语，于是非难“叶韵”之说者，皆集矢于吴棫。钱大昕作《韵补跋》曾为之申辩，颇足矫正元明以来之讹误。^④又有谓《诗集传》之音不出于《韵补》而出于《毛诗补音》者，其说亦不足信。盖朱熹尝云：“吴才老《补音》甚详，然亦有推不出去者。”可见《诗集传》之音并非专以《补音》为依归。且《韵补》所谓“通”“转”，大体与后世所分古韵部居相近。《补音》与《韵补》既同出一人，不应悬殊乃尔。抑尤有进者，尝疑《诗集传》中所谓“叶韵”非特不出于吴棫，或且不出于朱熹。清史荣《风雅遗音序》云：“（《诗集传》）今本所载之音，非惟与《释文》乖，并集传中语时或背之，则非朱子所手定，明矣。顾亭林《日知录》谓朱子使其门人为之。吾谓门人亲炙有素，而又以其师之命，何至忽视如此，恐亦非也。间于朱竹垞《经义考》见有文公后人朱鉴所作《诗传遗集后序》，乃知当时本有音而未备。然则今之音盖不知谁何人因其未备，妄取世俗讹误之音窜入其间也。”^⑤其说果信，则后人据《诗集

传》中所谓叶音以诋诃朱熹，甚且牵累吴棫者，未免迹近周内矣。

吴棫以后，有程迥作《古韵通式》，其书今已不传。王应麟《玉海》云：“《古韵通式》一曰四声互用，二曰切响通用，略于《文选》诗中类出五十余条，复以经证一目终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韵补》下附记云：“自宋以来，著一书以明古音者，实自棫始，而程迥之《音式》继之。迥书以三声通用，双声互转为说，所见较棫差的。今已不传。”两书所记微有不同。此外《宋史艺文志》著录郑庠《诗古音辨》一卷，“庠”或作“庠”。其书已佚。郑之事迹、里居亦无可考。清戴震《声韵考》云：“郑庠作《古音辨》，分阳、支、先、虞、尤、覃六部。”原注：

东、冬、钟、江、唐、庚、耕、清、青、蒸并从阳韵；
脂、之、微、齐、佳、皆、灰、哈并从支韵；
真、諄、臻、殷、元、魂、痕、寒、桓、刪、山、仙并从先韵；
鱼、模、歌、戈、麻并从虞韵；
萧、宵、肴、豪、侯、幽并从尤韵；
侵、谈、盐、添、咸、衔、严、凡并从覃韵。

戴氏所分如此细密，似曾得见郑氏原书。后夏炘作《诗古韵表二十二部集说》亦列有郑庠之六部，并于阳韵下列入声屋、沃、觉、药、陌、锡、职部；于先韵下列入声质、物、月、曷、黠、屑部；覃韵以下列入声缉、合、叶、洽部。所列韵目皆依平水韵，与段玉裁所引者相同。不知何所根据。今就戴、夏二家所记而论，则郑庠所分六部较吴棫更为疏略。如吴分东阳、鱼歌、萧尤为六部，郑则并为三部，但闭口、抵颚、展辅、敛唇、直喉之分划，则较吴氏为谨严。段玉裁云：“宋郑庠分古韵为六部……其说合于汉、魏及唐之杜甫、韩愈所用，而于周、秦未能合也。”⑥江有诰云：“郑氏庠作《古音辨》始分六部。虽分部至少，而仍有出韵，盖专就唐韵求其合，不能析唐韵求其分，宜无当也。”⑦陈澧云：“郑庠分古韵为六部：东、冬、江、阳、庚、青、

蒸为一部，皆收鼻音也；真、文、元、寒、删、先为一部，皆收舌抵腭音也；侵、覃、盐、咸为一部，皆收闭唇音也。支、微、齐、佳、灰为一部，支韵之末直往不收，但清音如‘伊’，浊音如‘怡’，微、齐、佳、灰之末亦如‘伊’、‘怡’，故与支为一部也。鱼、虞韵之末亦直往不收，但清音如‘于’、‘乌’，浊音如‘余’、‘胡’，萧、肴、豪、尤之末亦如‘乌’、‘胡’，当与鱼、虞为一部，郑庠分为二部，未当也。歌、麻二韵亦直往不收，歌之末如‘阿’、‘何’，麻之末如‘哐’、‘华’（原注：此当用开口呼之字，‘哐’、‘华’二字合口呼，尚未精密，乃借用耳）。当合为一部，郑庠以此合于鱼、虞非也。段懋堂云，郑氏说合于汉魏及唐杜甫、韩愈所用，而于周、秦未能合。澧谓虽于古韵未能合，然若移萧、肴、豪、尤与鱼、虞同一部，歌、麻自为一部，则于今韵之大界限甚明也。”^③三家之言，酌古衡今，各有所见。尝谓自吴棫、郑庠以迄杨慎之《转注古音略》，柴绍炳之“全通”、“半通”、“旁通”，毛奇龄之“五部”，“三声”、“两界”、“两合”，苗夔之“週泰响”等，所以不及陈第、顾炎武以下诸家者，其弊有三：一曰“专就《唐韵》求其合，不能析《唐韵》求其分”也。例如东韵三等古与钟、冬通押而一等则否，支韵从奇、宜、为、禾、皮、义、离得声之字古与歌通押而他声则否，吴棫等往往以部分之通误为全体之通。二曰取材冗杂，漫无断限也。例如《韵补》所引书五十余种中，自《易》、《诗》、《书》下逮欧阳修、苏轼、苏辙诸作，与张商英之伪《三坟》，旁及《黄庭经》、《道藏》诸歌，于时代古今，来源真伪，毫无抉择。故以扬雄《太玄》“日飞悬阴，君道隆也，进以樵疏，制于尊也”为证，则冬、魂可通；以欧阳修《参政杨谏议铭》“震官太尉，四世以公，于陵正直，仆射于唐”为证，则东、唐可通。信如陈第所谓：“厥后诸韵书引古诗如晨星，而于唐、宋名家之辞每数数焉，无亦谱子孙而忘祖宗乎？”^④三曰不明本音，强今就古也。例如，《韵补》读“嘉”为“居之切”，以《楚辞·天问》“简狄在台誉何宜，玄鸟敢貽女何嘉”，“嘉”与“宜”谐也。不知

“宜”在《诗经》中凡九见，非谐“何”谐“佗”，则谐“左”谐“多”，无与“支”、“斯”、“圭”、“携”等字谐者，故应改“宜”之今读以从“嘉”，而不能改“嘉”之今读以从“宜”。准是而论，则吴、郑开创之功诚不可没，而与清儒相较，犹未可同日而语。至于杨慎以下，益可存而不论矣。

- ① 戴震《声韵考》卷三。
- ②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五《音韵答问》。
- ③ 用焦竑《笔乘》卷三语。
- ④ 《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七。
- ⑤ 戴辅丛书本。
- ⑥ 《六书音均表》。
- ⑦ 《音学十书·凡例》。
- ⑧ 《东塾读书记》卷十一。
- ⑨ 《读诗拙言》。

（乙）昌明期

王国维云：“自明以来，古韵学之发明有三：一为连江陈氏古本音不同今韵之说，二为戴氏阴、阳二声相配之说，三为段氏古四声不同今韵之说，而部目之分析其小者也。”^⑩实则王氏所举，犹有未备。以余所见，自明迄清，前人研究周秦古音者凡有六大贡献：陈第古今音异说一也，段玉裁凡谐声声符相同者古韵必同部说二也，段玉裁古四声不同今韵说三也，戴震、孔广森阴、阳对转说四也，钱大昕、邹汉勋古今声纽不同说五也，张行孚古方音转变说六也。兹缕述如下。

（子）古今音异说 辟叶音之谬者始自戴侗^⑪，焦竑^⑫，而探本原，洞晓古今音异之理者则推陈第。陈氏尝谓：“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刺而不入，于是悉委之‘叶’。夫其果出于叶也，作之非一人，采之非一国，何‘母’必读‘米’，非韵‘杞’韵‘止’，则韵‘祉’韵

‘喜’矣；‘马’必读‘姥’，非韵‘组’韵‘黼’，则韵‘旅’韵‘土’矣；‘京’必读‘疆’，非韵‘堂’韵‘将’，则韵‘常’韵‘王’矣；‘福’必读‘偈’，非韵‘食’韵‘翼’，则韵‘德’韵‘亿’矣；厥类实繁，难以殚举。其矩律之严，即《唐韵》不啻。此其故何耶？又《左》、《国》、《易象》、《离骚》、楚辞、秦碑、汉赋，以至上古歌、谣、箴、铭、颂、赞，往往韵与《诗》合，实古音之证也……愚少受《诗》家庭，窃尝留心于此。……于是稍为考据，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错以谐其韵，无非欲便于歌咏，可长言嗟叹而已矣。”^⑩其所著《毛诗古音考》凡收四百九十八字，《屈宋古音义》凡收三百三十四字。今举‘宜’字为例，以见一斑。

宜音俄。《易传》“宜”与“化”叶，“化”古音“讹”。《离骚》：“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九辩》：“专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哀时命》：“子胥死而感义兮，屈原沉汨罗；虽体解其不变兮，岂忠信之可化。”知“化”之读“讹”，证“宜”之读“俄”也。“化”后转而为“嘻”，再转而平声，三转而去声，“宜”则一转而“疑”矣。

本证：《君子偕老》：“如山如河，象服是宜。”《缁衣》：“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音讹）兮。”《裳裳者华》：“左之左（平声）之，君子宜之。”《鸳鸯》：“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君子万年，福禄宜之。”《棫朴》：“奉璋峨峨，髦士攸宜。”《閟宫》：“是飧是宜，降福既多。”

旁证：“《易系》：“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仪礼·字辞》：“爰字孔嘉（音歌），髦士攸宜。”后汉《太常箴》：“匪愆匪忒，公尸攸宜；弗伐弗求，惟德之报（平声）。”

如上所示，可见陈氏考证古音之法，在于旁求事例，以阐释通则，钩稽参验，本末秩然。书中所列四百余字，言必有征，典必探本。较诸吴棫、郑庠之流，拘执《广韵》分部以通转古音者，所差奚啻霄壤！故陈氏之书虽只考证古韵读法，未明古韵部居，而后此清儒对于古音之发明，不过“因其旧推扩而精求之，引申触类，旁推交通”^⑪而已。

(丑)谐声声符相同者古韵必同部说 古韵本诸谐声，宋徐藏^⑮、明陈第^⑯等盖已心知其意。惟遍考说文谐声字系统，证以《诗经》、《楚辞》押韵，而创立简单之通则者，则自段玉裁始。段氏曰：“六书之有谐声，文字之所以日滋也。考周秦有韵之文，某声必在某部，至嘖而不可乱，故视其偏旁以何字为声，而知其音在某部，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也。许叔重作《说文解字》时，未有反语，但云某声某声，即以为韵书可也。自音有变转，同一声而分散于各部各韵，如一‘某’声，而‘某’在厚韵，‘媒’、‘媒’在灰韵；一‘每’声，而‘悔’、‘晦’在队韵，‘敏’在軫韵，‘晦’、‘痍’在厚韵之类；参差不齐，承学多疑之。要其始则同谐声者必同部也。”^⑰自此说出，而后治周秦古音者乃可执简驭繁，提纲挈领。其后引申段氏之说而著为专书者，则有孔广森《诗声类》，严可均《说文声类》，张成孙《说文谐声谱》，陈立《说文谐声孳生述》等。孔氏曰：“书有六，谐声居其一焉。偏旁谓之形，所以读之谓之声。声者从其偏旁而类之者也。……文字虽多，类其偏旁不过数百，而偏旁之见于诗者已什举八九。苟不知推偏旁以谐众声，虽遍列六经诸子韵语，而字终不能尽也。”^⑱严氏曰：“古无韵书，《易》、《诗》、《骚》、赋、铿锵齟适，节奏天成，不限韵无非韵也。……汉儒去古未远，而《说文》幸存。《说文》齟声，财六之一，实逾泰半。窃据其成业，撰《说文声类》二篇，以声为经，以形为纬。……夫而后群经有韵之文皆可读，古人段借之法无不包矣。”^⑲张氏之书不以《唐韵》标目，但“以《诗》求韵，佐以《易》、屈，以韵别部，以部类声，以声谐《说文》之字”。^⑳陈氏则谓：“声音之原起于文字，《说文》谐声则韵母也。”^㉑综观各家之说，皆能破除《广韵》之樊篱，直据《说文》谐声以求古韵部居，而相连诸问题亦可迎刃而解。故段氏尝谓：“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同声必同部。明乎此，而部分音变平入之相配，四声之今古不同，皆可得矣。”^㉒至若“𡗗”从“岂”声而读若“猥”，“𡗗”从“𡗗”声而读若